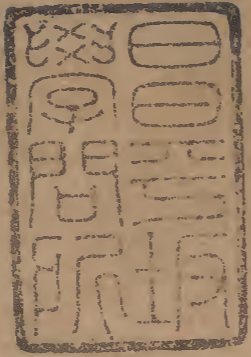


今獻彙言 内集

青溪暇章  
林泉隨筆

桑榆漫志  
春雨堂隨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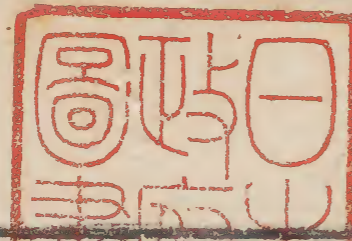


			三一五	漢書門
		九四三		
八	九	四	三	類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三七		三一五	漢
函		三	書
八	八	三	類
架	冊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153	
冊數	8 ( 4 )		
函號	371	22	





青溪暇筆

金陵姚福甫

太祖高皇帝以至正十五年乙未取安慶及太平寧國趙雙  
刃陷池州時余忠宣公守安慶使判官莫倫赤市鹽浙東  
遷泊龍灣時方以兵邀之莫倫赤自稱安慶使者

太祖聞之曰余公元名臣使當道皆若之天下豈有亂哉命  
諸軍勿得侵掠以禮宴勞之遣還且曰告余公善自為守  
又曰老趙在池州素無仁心恐汝去不能免也吾以書與  
汝至則以示其左右莫倫赤至池州果為所扼以書示之  
趙省書曰但免汝一死耳鹽貨不可得也悉為所掠而莫

倫亦遂得生還福按余公之守安慶也趙雙刀陳友諒引羣盜四面而攻之

太祖與之接壤未嘗加以一鏃雖曰兵不攻堅然神謀廟筭皆由天縱非一時英雄所能知也其時友諒已僭大號據有全楚隱然一國而

太祖初提一旅之師渡江而東若又悉力疲衆以攻堅城不惟頓兵挫銳然自撤旂翰身受強敵則亦安能從容俯仰得以礪兵秣馬以觀四方之釁而出萬全之計哉此其遠略為何如也以是而論余公雖為元守實為我用豈非天佑國家故使之然乎其後友諒雖下安慶然友諒之兵力

亦自是漸衰而勃興之師蓋已莫之能禦矣故陳氏不旋踵而滅也臨川朱彥昌有吊余公詩一聯云七年血戰身無援一旦唇亡齒亦寒下句蓋指友諒而云耳於此見受天命者其所云為固自異也

洪武間翰林應奉唐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一絕云雪翻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兔草間空詞臣不敢忘規諫却憶當時魏鄭公自記云是日

上御奉天門外西鷹房觀海東青翰林學士宋濂因諫曰禽荒古所戒

上曰朕聊玩之耳不甚好也濂曰亦當防微杜漸

上遂起嗚呼我

太祖聖明天縱固非唐太宗所能肖然宋公之直誠不在鄭公之下而肅之詩亦可謂善於規諷矣此雖一事可以見當時君臣相得之際如此其盛也

太常博士顧祿字謹中善詩歌有過番陽湖詩其一聯云放歌今日容豪客破敵當年想至尊聞入禁中

太祖命畫進其作一日近臣入便殿見

上所常御之處有祿詩數帙蓋深喜之也

四明桂彥良洪武初為太子正字

太祖一日問好善嫉惡之要對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人

君當以至公無私為好惡上喜曰聖人之言先以切又下朕每心火炎上喜怒不常何也曰損以懲忿窒慾又郊祝文有予我字大怒將罪主者彥良進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享儒生泥古不通有煩譴呵衆遂釋得李淑通名秦鹿邑人洪武末為詹事府通事舍人云

太祖恒誦唐人李山甫上元懷古詩吟哦不絕且大書置屏間其詩曰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為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堯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雨花烟草石城秋嗚呼安不忘危天下寧有不致太平者哉此後王所當法也

元滅其臣擁兵不降者惟擴廓帖木兒即王保保也

太祖嘗獲其家屬厚恩以招徠之終不至一日大會諸將問  
一曰今我朝孰為好男子或對曰常遇春領兵不過十萬所  
一向克捷此好男子也

上曰未若王保保斯所謂好男子也

聖訓蓋欲倡勇敢使諸將思自憤耳其後民間凡遇有微  
一勞自矜者則誚之曰嘗西邊掌德王保保來邪至今遂成  
諺語薛志道云擴廓帖木兒乃曰王保保者自以家世封  
王故以王為姓今旗手衛王指揮乃其族孫也

洪武初欲於南京獅子山頂作闕江樓樓未造

太祖先令儒臣作記即日文成

上覽之曰乏人矣昔唐太宗繁工役好戰鬪官人徐充容猶  
上疏曰地廣非久安之道人勞乃易亂之源東戍遼海西  
後崑丘誠可也今所答皆順其欲則唐婦人過今儒者又  
曰昔與君同遊者皆和而不同今與我遊者皆同而不同  
樓竟不作乃試作記者耳

洪武初中書左丞王溥微時與母避兵貴溪山中旋失其  
母所在入國朝已十五年思母不置忽夢母告以所在命  
卜者筮之曰非岩非穴厥得朽骨因躬率士卒入山求之  
哀號三日夜有居人能言母避兵時病不能行即自投井

中死乃披荆榛覓井忽有鼠自井中躍入溥懷中旋復入井乃浚井索之遂得母骨葬焉嗚呼謂孝誠不能感天者觀此可以見矣

太祖一日問劉基曰我朝文章何人為首基對當以宋濂為第一又問其次乃曰其次則臣不敢多讓

本朝所謂神仙者有二人其一曰周顛仙江右人風狂如顛者每見官長則跪曰告太平元末

太祖起兵迎於軍門欲告太平將征陳氏問於顛仙顛仰視久之曰上面無他的隨軍所言皆驗天下將定遂不復見上自為碑以旌之其一曰張刺關名三丰寶鷄人嘗死而殮

矣數日復生言人未來事無不驗長身古貌鬚髮皆白行及奔馬

太宗嘗命數十人乘傳行天下訪求之不獲常居秦蜀間為人治疾吹呵撫摩應手而去人有得其遺物至今寶之福謂神仙非無然皆天縱觀二人可見矣

洪武五年嘉瓜並蒂產於句容張觀之圃羣臣上進

太祖自作讚不以祥瑞自居羣臣亦多為贊以詠其美未幾張氏兄弟坐事駢斬於市子姪充軍者數人然則瑞乎妖乎識者當知之然今張氏族頗大天下稱為嘉瓜張氏有名諫者仕至順天府尹終太僕卿

前代藏書之富無逾本朝末樂辛五北京大內新成勅翰  
林院凡南內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有一部至有  
百部各取一部送至北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時修撰陳  
循如數取進得一百櫃督舟十艘載以赴京至正統己巳  
南內大災文淵閣向所藏之書悉為灰燼此豈非書之厄  
會也歟

岐陽王最好學其子景隆亦喜儒者故門下多奇士唐子  
淳之後有周昉詞翰亦多可稱福聞其家有張三手所留  
箕笠暇日過訪而求觀焉其曾孫萼出以示福其箕垂鬚  
已禿但餘繩手結披之及膝笠已亡箬獨篋胎耳萼且曰

張以先祖愛客之故勉留數旬臨別告先祖曰公家不出  
一斗日當有橫禍絕粒予感公相待之厚故留此二物急難  
時可披箕頂笠達園而呼我也去一載而大興獄遂全家  
幽於本府不給以糧糧垂絕乃依所言呼之俄前後園中  
及隙地內皆生穀米不逾月而熟因食穀乃得不死穀甫  
盡而朝廷始議給米其後呼之不生矣異哉

劉時用為福言

伊王在國荒於政其母舅葛某暨其屬數輩奏王無道  
太宗命御史察得其實召王入朝訓而戒之且後遣還國王  
廷辭請罪葛某

上不答及退朝謂近臣曰

伊王誠風漢也勸朝廷罪其母舅昔漢文帝罪薄昭雖當後世猶有貶議况無罪乎今王回國必加罪於彼矣遂急差人及王未至取奏王者數家還朝王回索之無得乃已蓋時用先祖其一也嗚呼全君臣骨肉之道我

太宗真英主哉

永樂初嘗遣使往天竺迎其僧來京兆號大寶法王居靈谷寺頗著靈異謂之神通教人念唵嘛呢叭彌吽於是信者晝夜念之時翰林侍讀李繼鼎笑曰若彼既有神通當通中國語何為待譯者而後知乎且其所謂唵嘛呢叭彌

云者乃云俺把你哄也人不之悟耳福按宋史元昊擅置夏自稱元卒宋人亦有元卒近吾祖之說以是而論繼鼎之言不為過也

聞之長老云

太宗以北兵渡淮時無一葦之揖有人於囊中取乾猪脬十餘內氣其中環着腰間泅水而南徑奪舟以濟北軍猪脬蓋預備之者也遠遊之人不可不知

京口王一之為福言姑蘇一人出商在外其妻畜鷄數隻以待其歸凡數年而返一日殺而食之殆盡抵夜死矣隣家疑其有外奸首之官婦人不任拷掠遂自誣服太守姚



公堂上任閱其事而疑之乃以情問婦人以食雞對守亟  
令覓老雞數十令當死囚遍食之果殺二人獄遂白蓋雞  
食蜈蚣百虫久而蓄毒故養生家夏不食雞當庖者宜慎  
之

英廟復辟首以石亨等言徵撫州處士吳與弼至闕不受官  
屢奏以病乞還歸過南京士夫候之者多不見間得見者  
問之曰先生何為不致君而還則搖手曰我欲保性命而  
已卽却客而起未幾亨等被誅凡與交通者悉被重譴與  
弼但有先見之明與然其鄉里多不滿其為人其亦古之  
介者邪

成化壬辰三月鷹揚衛巡捕官捉一僧人領一男子可十  
七八腹中能語人問之腹中應答可怪及觀醫書治奇疾  
方有人腹中有物作聲隨人言語謂之應聲虫當服雷丸  
自愈則知乃疾也非怪也

丁大用都閩征嶺南還訪予因言領軍入賊境掠得寇稻  
以給軍食京軍以刀盃為杵曰邊鄙老校笑其拙教於高  
阜擇淨地坎之如臼然剪茅火鍛之令堅實乃置稻其中  
伐木為杵以舂甚便也外出不可不知又言一日進兵與  
賊遇度日晡營遠欲退而賊勁退則潰矣范叅將乃以我  
軍列為二重戒前行拒敵勿動後行退半箭許而劄劄既

定前行亦退出其後半箭許而劄凡劄定必作氣齊力以拒敵如此迭數次則已退十里矣古所謂且戰且却即此類也

成化十三年暹羅國遣使臣坤祿羣謝提素英必美亞二人來貢方物內美亞乃汀州人士謝文彬非本國人也至南京其姪謝瓚乃識認之為織造異樣花色段疋及貿易番貨事發自稱昔年因販鹽為大風飄入本國遂仕本國官至岳坤猶華言學士之類福嘗謂外國使臣多非本國夷人皆中國士人為之蓋外國去中國既遠無從稽考中國又憚恐失遠人之心故厚償其價而款待其人皆厚往

薄來之意焉知彼國差來之人即我本朝無恥之士佈國四方之虛實軍馬之盛衰北虜之強弱下至經商細務莫不周知以去故今外國稍有壻陵之意皆此輩為之也成化間有一富商寓在京齊化門一寺中寺僧見其挾有重貲因乞施焉商領之而未發也僧自度其寺荒寂乃約眾徒先殺其二僕尸壓其上實之以土全利其所有越二日有貴官因遊賞過其寺寺犬嗥鳴不已使人逐之去而復來官疑之命人隨犬所至大至坎所伏地悲嗷官使人發視之尸見矣起尸而下有呻吟之聲乃商人復甦也以湯灌之少頃能言遂聞於朝盡捕其僧而償於法是歲例

該度僧因是而止嗚呼僧不犬若也哉

近日一蕃僧自西域來貌若四十餘通中國語自言六十歲矣不御飲食日嚼棗果數枚而已所坐一龕僅容其身如欲入定則命人鎖其龕門加紙密糊封之或經月餘罄歛之聲亦絕人以為化去潛聽之但聞掐念珠歷歷濟川揚景方嘗館於其家有叩其術者則勸人少思少睡少食耳一切布施皆不受曰吾無用也予親見雨花臺南回回寺寺中此與希夷一睡數月何異可見異人無田無之胡深字仲淵縉雲人洪武初歿於王事元末見天下亂嘗慨然謂其友曰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

甚誠使常徭橫歛悉不復以病民止令民有田者苗十石出一人為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壯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軍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行之數年可使所在兵強而財富也福按此古者藏兵於農之意故記之與智者議焉

本朝青田劉公潛溪宋公皆雄材博雅宋公既出當制作之任故其篇章富贍劉公在元末幽憂悲憤一寓於詩且以術數稱故所作無幾今睹所著郁離子廣引曲譬雄辯不可當非宋公龍門子所及也然其言則積年精思之可到而龍門子則以八十八日而成此其所以優劣歟

元史列傳第十八卷有完者都第二十卷又有完者接都其傳文大段相同微有小異讀之蓋一人誤分為二者也然則疎漏之失恐不止此

青溪暇筆終

桑榆漫志

陶輔著

雪航論項羽殺宋義為非先儒斷其矯殺為非又論王子嬰屠其宗族伐其陵墓焚宮廟坑降卒為非先儒言其暴橫為非又論羽鴻門不殺沛公有人君之度謂先儒不能表而出之又論項羽獲太公呂后三年無媼殺之心聞吾翁即若翁之言即捨太公則篤於朋友之義而先儒不能察又論烏江之死羽之才美亘古無倫本實天亡而非羽罪司馬遷楊雄所論皆謬此雪航之所以立言排論正是非於既往扶世

教也夫何不思羽為人臣受命其君擅殺主將幸而成功即不回顧獨假凶威肆意自負及至沛公滅秦猶且扶兵縱惡不一稟命於君剖分四海任已行封甚至奪君之國遷而弑之嗚呼凡有天下者必以忠孝為本若項羽者既為弑君之賊其罪通貫天地雖有百善無足稱也不然其於奔操懿溫豈無私仁假義皆可尚也

聖航謂秦以殺伐專尚功利之國也自孝公石門之戰至於始皇兼并天下使聖賢封域悉為丘墟神明之胄盡皆絕滅天下生民肝腦塗地項羽入關坑焚

之慘屠戮之殘乃天假其手為報成周六國之讐億兆臣民之恨論者乃咎羽過謬予又疑而辨曰夫自唐虞夏商之有天下常稱萬國及周武伐紂功臣謀士建國七十兄弟之國五十姬姓之國四十前後相因未聞有所損革降至威烈之世號稱戰國向日萬國上餘七雄其他諸侯盡為大吞小并強暴弱亡周之邦基不及宋衛上古神明之胄聖賢封域豈待秦而後亡哉予謂今日秦之暴滅六國即往日七雄暴滅天下諸侯也今日天假項羽之手滅秦以報成周六國之恨即日天假強秦之手并滅六國以報天

下諸侯之恨秦自穆公之後五世之陰謀六國自幽  
王而下三百年之積習或曰六國之暴而能存周強  
秦之暴而敢滅周曰噫若使六國之君不行欺削秉  
命天子共守周制雖有百秦其暴何施吁滅周者六  
國也滅六國者亦六國也豈待秦項之後而論其報  
復耶

嘗見小小常人之家赫然與旺者若非父祖死於非  
命必其父祖立行污下被人鄙視者論者以為父祖  
子孫本乎一氣大屈之後必有大伸此雖一定之論  
然其氣理渺茫無形可証豈敢固執以為必然形諸

言而用諸事乎予有小園嘗植花木或有雜樹生其  
間予斫去之隨去復生或久不斫則柯條一發其茂  
倍常回思無形之理則有形矣

嘗見古城頽處其間杵跡反上人皆莫曉其理後因  
偶在內府庫中得見築地大石鵞面徑二尺許中開  
七竅皆透大如酒杯意使起落平正不致風鼓傾側  
所以打平之處復打必有圓跡高起脫似反杵形  
始皇初并天下咸陽之間北自九峻南至樗杜濶四  
百里東自河西及汧渭長八百餘里離宮別館相望  
聯落宮城前闕以磁石甃門凡外國使來有懷刃者

自止不能行以示神異又漢武作鳳凰闕至高七十  
丈五尺此等皆極奢極過極恠之為也

元章米公尹雍丘時境內大蝗其隣縣尤甚以為雍

丘之被逐越界集彼境內移文米公使止其打逐米

公大笑題紙尾以荅之曰蝗魚本是飛空物天遣來

為百姓災本縣能驅得去貴司還請打回來

世謂秦檜誣殺岳飛為終古不磨之恨自南宋訖今

數百餘年雖亦夫可婦無不吁呵切齒至於巨儒佳

士多登於文章歌詠往往哀吊不已者何也原其飛

之為將誠通天地忠貫金石功垂成而墮志將伸而

屈年方富而遭此冤橫時君恬然不知然檜之得宋

政也非因才望而至亦非推序而進實乃宋運當否

天假巨擘迷惑時君之心倒走作非奮向為黑所以

罷君子消除廟謨進小人朋合奸黨遂諫臣蔽欺視

聽讐忠良戕殺異已重賦歛以耗民財黜功賞以阻

戰士易邊帥更隔藩籬減制府易通奸細布和詔天

下灰心通和議養金人之銳屈君志以長敵威求苟

安甘忘讎恥事事顛倒以為金謀時君托為周召所

以敗日下指日中興之業成他年不可救亡國之基

其於飛也非有他怨不過痛反奸懷耳至若受人之

恩威宋八葉之天下食民之祿而殄百萬之生民其  
可恨者何但一飛亡也夫大丈夫有志功名者當以  
生得其時死得其所為幸生不遇其時死不得其所  
為不幸而又豈在功之成廢志之屈伸年之長短哉  
若岳侯者誠所謂生遇其時死得其所者也諸葛武  
侯冠絕古今尚有街亭之敗賁恨而殂岳侯當此否  
運能保其始終全勝乎噫檜之殺飛似是全飛也又  
何怨乎

先正有言以我觀物物皆物也以物觀我我亦物爾  
是謂均稟一氣無所彼此然其知覺靈妙之性各負

不通不免脫然各我其我又似各天其天不可均知  
而一也故禪家有設疑尋我之言須當察乎未生我  
前豈知有天既生我後因知有我方知有天我死之  
後天我兩亡是知生不與物通死不與物共各我其  
我各天其天矣性命相乘天我一也故相同其存亡  
也所不易者理也然其知覺靈妙天之本然道德仁  
義天之本有知格忠孝我之所修此天與我無二之  
驗也物我之不同既明又何染物欲而悖已天也或  
曰若父子者亦彼我乎曰父子以形氣相授非天而何  
然天以理氣之名非蒼蒼之形爾或曰言天我兩亡



恐近釋乎曰噫不聞張子所謂知所以死而不亡者  
可與言易矣

損齋梅氏備忘錄論前人所謂地有四遊之非梅曰  
地之凝結由制於氣之勁急旋遠而不可嬰也地而  
可遊是天氣尚可嬰也非不知地亦不知天也噫天  
地一氣也清濁相附而成天氣附地旋遠地體乘氣  
升降四遊者乃天道之自然以應乎四時地隨氣運  
不得不逐氣之移轉也詳損齋之論不知孰又為知  
天地者歟

氣運之盛衰乃陰陽一消一長也如春生秋殺夏熱

冬寒實天地不可易之理也大則一國小則一家至  
於一人一物莫不同軌人當此際皆謂之一定莫逃  
之數盛者縱奢肆婪衰者屈節亡恥更不思天道固  
已自然而我當竭人事修之於未然使其盛不過盈  
衰不至否則天人之道合矣正如春耕種而秋收歛  
則口腹充冬裘火而扇浴則寒暑避人若居盛戒謙  
存去奢思悔以保其福當衰則樂天守分去佞養德  
以避其禍此乃用人事以補天道之驗也又何國之  
興衰家之成敗而無少濟之道乎豈可從而指之為  
造化必然甘隨其喪敗哉

王峯丘先生者

盛代之名儒也博學多知賦性高傑獨步時輩嘗述世  
史正綱義嚴理到括盡幽隱深得麟經之旨及他註  
述精詳偉奧不減先儒又惡市井時俗汚下多作淫  
放鄭聲為民深害先生自創新意謹傳奇一本題曰  
五倫全備欲使閭閻演唱化回繇習振啓淳風其於  
先生心迹之正輔世之功又何如哉是後於書肆中  
有賣鍾情麗集者首尾詩詞數百備序其關目之本  
末皆道男女私期密約之事其間形容其淫褻穢濫  
備至見者不堪啓目不知當日作者何顏舉筆書之

耶及觀其引則題曰王峯主人所作噫有是乎音  
他人偽作不然此詞以之追配八風之舞亦不忝矣  
非敢擅為彼此宜待識達君子辯之

鼻陽也飲天之六氣口陰也食地之五穀氣以滋元  
穀以養血氣附血而固如天之附地血依氣而榮如  
地之依天血氣和而精生精氣堅而神爽一不能獨  
存兩不能禁止能禁者久視能存者神乎

目視太陽也非日火不能自照此離明外光也乃木  
火之交肝心之用神魂之所以受役者也耳聽少陰  
也非風氣而不能自通此坎暗內景也乃金水之交

肺腎之用精氣之所以受役者也然而此前兩端是皆體實而用虛外感而內應也鼻息少陽也非內氣之出而不能接外氣之入此雷風相搏也金木之交腦髓之用氣脈之所以受役者也乃生死之門乎口食太陰也非已之液不能滋外物之味此山澤通氣也水火之交脾胃之用肉血之所以受役者也乃成敗之基乎此兩端者是皆體虛而用實內感而外應也

識破塵團知是土從前自笑用機深元來身事皆人事只有天心是我心此詩最可玩味

嘗謂螺贏者乃長腰黑黃小蜂也能負他虫入已  
內鼓其羽作聲曰似我似我其虫亦化為螺贏名曰  
螟蛉世人呼義子為螟蛉載諸簡冊古今通用而無  
較焉昔壯年時有佳紙數幅置書架上一日子閑  
坐間見有此等二蜂飛遶紙卷兩頭出入孔中作如  
此之聲取紙展而視之其中以泥隔斷如竹節狀為  
窠有一青虫乃蜂含來他虫背上負一白子如粒米  
以漸大其青虫尚活其後子漸次成形青虫亦漸次  
昏死更後看其子皆成螺贏亦漸次老嫩不一其虫  
漸次死腐就為螺贏所食食盡者則穿孔飛去矣予

思此物常在梁棟間或墻壁高處作窠未嘗在紙卷  
中故前人未得其詳或恐世間別有螺贏螟蛉之虫  
真能變化予所未見明者又當察焉

天陽輕清以依於地地陰重濁以附於天天氣也故  
生物以氣言氣伸為火氣鬱為水水火淳正之交精  
神至真之合為萬物靈妙之源所以純一不雜也雲  
雨霜雪其驗也明矣地質也故成物以質言質成而  
有形形分而有像像異而有類所以各類其類而不  
同也山河土石其驗也明矣氣依質質附氣質感氣  
應妙合而精神凝命應氣授性感質成天命一理物

性萬殊所以生生無窮矣造化以陰陽為牝牡而  
萬物萬物以牝牡為模範而各生其類雖草木虫魚  
禽獸人物其形性之不同而氣命豈有二乎陰陽乃  
五行混然之體五行乃陰陽漸次之用陰陽因動靜  
而無間斷之期五行因衰旺而有始終之限是故物  
有死生理無不在固命者欺修性者妄求知者在理  
乎

宋自徽宗以後與金元為敵國徃徃用兵不競常議  
和好而又終不能久以至於亡當是之時非無臣民  
建議但其各主和戰之宜得失不同其間亦有痛合

時宜者奈何將相乏人不知機權合變動與事乖間  
有一二知者又為奸愚掣肘勞勞百四十年終為和  
戰兩字所悞後之觀史者批曰金以和愚宋宋以和  
自愚至今三四百年以為一言以備不刊之定論而  
無異議者嗚呼自古有國家而非一統與人為隣者  
若非和戰將何以立和者躅也戰者用也和以養戰  
戰以衛和非和則戰不能止非戰則和不能定和不  
可先求戰不可輕舉和不取結怨之勝恤隣布信宜  
伸於未戰之先戰守之備當嚴於已和之後和戰不  
離乎體用強弱全在乎機權和不敢托為久安戰不

可逞其長勝屈強為弱反弱為強只在乎機權以  
取和以和止戰皆憑乎合變豈可分和戰作兩事耶  
蓋宋有天下三百餘年而終始與人為隣國然而理  
勢之不同不可槩論且宋有國之初與遼為鄰遼本  
邊夷乘時竊據燕雲數州假勢盜名僭稱遼國與燕  
雲之民夷夏情殊氣異終懷彼此而太宗知此理勢  
可取不知帝王名分可成奉天吊民之道可立但乘  
一時平漢之勢勝之驕兵欲遂其志得乎故雖連歲  
用兵始終無益其於和之一字不當言也而契丹恒  
畏此舉後因真宗嗣立而乃傾國入寇意在先發治

人故有澶淵之後然寇準豈不知一戰而可復前烈  
乃以嗣君志弱姦佞簧鼓主和準但付之以浩嘆而  
已自此真成隣國和戰二事不可缺矣是後數君安  
於和好則大業不建使吾華民赤子終淪於左衽為  
他日金元憑凌中國之困未必不由燕雲而始及至  
徽宗聽任犬鼠細人幸隣有難背棄盟好屈尊不恥  
遣使泛海求虛利於夷外之夷而又事事乖方仰面  
告丐不愧獻遺而又更背盟納叛以致國破身囚殞  
生絕域其於和戰之宜安足用哉高宗之立與仇為  
隣君父在彼掌握戰則逼君父於危辱和則舉國聽

其指揮是以和戰又不可專斷也及其滅金之後與  
元為隣畫淮為界正強虜虎伏待隙之時其為宋之  
君臣正當守約保境養民蓄銳察機權之宜講和戰  
之利坐待其時此其志也然而強弱異形大小異勢  
此又不可勉強而冒也何乃先舉汴梁之役使彼得  
以籍口其於和戰終不可恃以至於亡嗚呼和戰豈  
能愚人人自愚也

漁翁樵夫皆人也因其業而得名綸竿斧擔皆物也  
因其用而得名捕魚採薪人獲其實用是以名非實  
則無所本實非名則無所成吁天下之事未始有不

關乎名實而可立者然沛公項羽共尊懷王為義帝以滅暴秦沛公入其都擒其王吊其民義帝遇弒又能發喪討賊名實兩得此所謂先名後實也項羽火其都殺其王坑其民更弒其君此所謂有名無實也名實俱喪嗚呼世人務實用名者少貪名亡實者多天理無不在上人事不立於下徒枉然耳理之為理其大矣哉乃天道之迹造化之基五常之本倫理之序首行之原人心之德得之為君子當生死則安處富貴則謹居貧賤則樂遇成敗則不較用之可以行道守之可以保生不得為小人當生死則

畏處富貴則濫居貧賤則憂遇成敗則失其常操可以欺世變之可以濟惡夫理之體二五也世之知支干者多假托為用正如醫者察五臟六腑之所屬風寒暑濕得病之由用寒熱溫涼鹹酸苦辣藥之性味以治之附之以五運六氣春夏秋冬應候之氣以驗之然人藥皆實理氣亦順此則近理者也又如星命之家以人生時日年月之支干配為四柱以定其貴賤壽夭之數以運限流年星辰宮位以取其吉凶成敗之端然而以虛合虛雖不出乎二五之妙其間附會頗多似與理礙更若風水婚元選擇之術雖各

取其支干生剋制化之宜趣吉避凶遠害就利之巧  
實皆以智慮而抗鬼神以人力而回利害豈待言攻  
其誕妄自見矣嗟呼天下大小衆事未嘗不以理言  
用此三者觀之槩可見矣

嘗疑關王忠義生死不少移者是得天地正氣之極  
至者何乃屈為釋氏侍坐之神未嘗見人為其辯者  
予每感焉近因讀解州關王義勇錄御史廣德姜洪  
為序謂公天與義勇神質機智豪出萬人誓討漢賊  
名義甚正壯烈之氣凜凜乎不可犯其也討賊之心  
未伸忠憤之恨未雪精氣游魂蒸薄太虛千載之下

人皆仰之為神豈不宜乎柰何為宋之佞臣王欽若  
陳之妖僧智顛各私附會言公之神嘗聽天師呼召  
遣使捨山建寺授戒護法鄙玷莫甚更兼俗傳見公  
降神討賊助兵投書挾人及諸恠誕每為腐儒錄之  
簡策瀆之已至且以曹孫之雄虎視四海公乃覩若  
草芥其正大通於天地浩然塞乎宇宙肯伏躬於異  
端耶予自讀此生平之疑豁然矣噫姜公能開正氣  
千年晦蝕之疑其於輔世之功大矣  
天陽也其用也陰地陰也其用也陽故天之陰升降  
於至陽之間地之陽吐納於至陰之內自坤而至復



陽漸生於地中自復而至泰陽乃吐於地上此天地  
交而生萬物之理也自乾而至姤陽消於地上自姤  
至否陽納於地內陰陽閉天氣升而地氣降此成物  
之理也然陽薄陰則繞而為風外二陽內一陰也巽  
之象也陰囚陽則奮抑為雷外二陰內一陽震之象  
也電乃雷之光乎陽和陰為雨為露乃泰之象也陰  
和陽為霜為雪否之象也其餘雹霾雜變皆陰陽不  
和之戾氣也

或問三教之設其分何分又謂一家其一何一而其  
間可得品乎荅曰夫儒者循乎是理者也釋者

出乎是理者也道者返乎是理者也豈得不謂  
乎雖曰各分其途而未嘗遠乎是理又豈得不謂  
一家乎至若三教優劣之品若非真明是理者孰敢  
輕品其萬一耶

林泉隨筆

淮浦張綸

愚嘗謂論孟之外若子史若詩文辭賦與夫異端方技術  
數之書雖有純駁邪正淺深偏全之不同然而吾心之體  
未始不該也苟能覃思熟究以求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  
抑豈不可以為學之助乎既又自以為太史公言六藝經  
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傳如司  
馬遷然尚云爾况今天下九流百氏之書止則充棟宇出  
則汗牛馬窮鄉白屋焉得悉致而有之一耳目之管窺蠡  
測又焉得徧觀而盡識也於是遇書不復力求惟取家藏

故書而讀之讀竟則思然又性質庸塞加以俗事紛擾所得毫髮旋復遺忘終未能資乎外而養乎中也數年以來畊釣江淮自愧無益於時追思往昔所讀經傳子史諸書其或理有未暢語有未瑩舛有可考疑有當辯者疏而通之補而足之推廣而明之不分倫類隨筆記錄久之不覺成編至於性命之精微道德之深奧則未敢啟而弗敢以輕言也第恨家厄回祿片紙隻字無遺執筆之際無所考證徃徃不免郢書而燕說世之博洽君子不以膚末於學而遽云云見嗤改而正諸則也幸

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泰誓十有三年春蔡傳謂

三代雖正朔不同皆以寅月起數其說詳矣宋嘉史氏窺外編所載諸儒論辯不勝其多或以為春秋書春王正月非春也聖人假天時以立義耳又謂顏淵問為邦孔子告以行夏之時既曰行必因當時不行而言也又引左傳春蒐夏苗無冰獻麥等事為証反復數百餘言不過皆為商建丑即以丑月為歲首周建子即以子月為正月今按山屋許氏言春秋改時改月出於聖人特筆而他書月數不改乃時王之制如是則諸家不改月數之說為有據矣而考亭朱子詩傳孟註亦未以周月為夏月也夫衆言淆亂折諸聖聖經無明文而折衷以吾心之理可也諸家之

辯考之古誠不謬矣蔡氏之說又豈不可為來世法乎不然則漢之太初歷以寅月冠歲首歷代因之更千載而不變者得非天道不爽而人事得其宜乎由是言之則蔡說自可垂法後世商周月數改與不改不必深究也  
蔡傳中有前後自相異者如堯典粵若稽古與召誥越若來三月及大誥弗弔與多士弗弔昊天字義本同而皆訓釋不同何謂也

易乾卦爻言九四或躍在淵無咎本義曰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修業九二備矣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蓋乾卦至九三聖人德業進修無以加矣至九四則將

居位而行道也欲及時者勉之之辭雲峰胡氏曰三四剛不中危疑之時自昔聖賢處此惟有進德脩業而已此說與本義頗異未詳其義

九四重剛而不中本義曰九四非重剛剛字疑衍蓋以九雖陽爻而四非陽位故也雲峯胡氏猶以為上乾之剛以五為中四則重剛而不及乎中與九三並言之何哉

隨卦六二係小子失丈夫程傳曰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是也在隨之初當為之戒本義曰二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故其象如此二說不同今按臨川吳氏曰二之中正非必果背五向初也但以其近比易於牽係故爻辭示戒

又按九五孚于嘉吉本義曰陽剛中正下應中正下應中正指二也二既中正必不舍九五而係比初九其為戒辭

師卦六五弟子輿尸本義曰弟子三四也今按六三師或

輿尸凶六四師左次無咎此弟子蓋獨指六三一爻豈本

義誤而兼言之或字有訛謬耳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小人勿用本義有曰小人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

但優以金帛可也竊恐此語頗有訛誤夫軍旅之興用人

非一道凡有一智一能之士皆可使也功成之後分其高

下等差封之爵土榮以祿位加之賞資則人懷敵愾之心

矣苟但優以金帛而不封之以爵土則賞不酬功恩不

勞而功臣為之解體矣如漢之韓彭唐之李勣尉遲恭之

流皆一時貪功逐利之人也使無高位重爵以激揚之則

必望望然去矣亦安能得其心而盡其力哉又按朱子有

曰開國承家是公共得的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物勿用

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耳以此說易本義中數句

也

共卦覓陸共共朱子覓馬藍覓陸商陸也一名章陸程傳

誤以為一物本義亦欠改

詩汝墳父母孔邇傳言父母指文王又曰父母甚近不可

解於王事而貽其憂劉氏亦曰父母行役之父母也蓋婦人喜其夫歸勞之曰爾不可懈於王事爾雖行役然父母甚近可以知其安否也竊恐後說前勝

氓三歲食貧又曰三歲為婦又曰及爾偕老老使我怨又曰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總角而至於老則不特三歲矣此歲豈指淫奔之初而言也傳言是婦失身於人宜為人所賤惡然少而親暱老而棄之則其人忍矣宜其謂之蚩蚩之代

野有死麋魯齊王氏研幾圖以為淫詩今考此詩首云有女懷春傳曰當春而有懷也既曰有懷則必不拒人之誘

矣又曰吉士誘之既曰吉士則亦非強暴之人矣其末三句蓋是女信其人之誘使之舒緩而米無動我巾無使罷吠欲人不驚覺而適其願之辭也况其語意又與將仲子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等句相類其為淫詩無疑豈亦鄭衛之詩而誤列於此也

十月之交傳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一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曰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而一周天此據曆家之說也然張子獨以為天右旋日月皆左旋蓋以天行健日月不

能及反若右旋正其後諸儒皆本說而見於蔡氏書傳尤  
 詳東嘉史氏以為曆家攷驗天象其法自有傳授先儒之  
 說固為有理恐不如曆家之精也今按朱子輯詩傳則先  
 述曆法晚年訂書傳則取正家語錄中雖有定論而詩傳  
 竟無改易則史氏之說似不可不也  
 小弁首章傳曰幽王太子宜曰被廢而作此詩及釋六章  
 相彼投兔等句有曰今王信讒棄逐其子魯視投兔死人  
 之不如其後篇題下又曰序以為太子之傳述太子之情  
 以為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孟子註亦曰幽王廢宜曰宜  
 曰之傳為作此詩嘆王信讒而不察傷已無辜而被廢

怨迫切而無過甚之辭非孝敬篤至者弗能及也使平  
 而知此東遷之後必能正申侯之罪報乃父之讐而周室  
 中興矣序謂此詩太子之傳述其情而作似不必疑  
 緜之八章云註疏以為文王事朱子傳曰大王雖不能殄  
 絕昆夷之愠怒亦不隕墜已之聲聞孟子曰文王事昆夷  
 集註曰事見詩大雅疑指此章而也  
 文公四年晉侯伐秦胡傳謂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  
 事責秦穆故晉侯得稱爵也二年秦晉戰彭衙傳又謂以  
 晉侯為主於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王者之事也則似  
 又以王事責晉襄矣前後似不照應周禮祭祀供蕭茅鄭

氏疏曰蕭讀作包而引左傳証之蓋以為一物也今以郊  
特牲及管子所謂一茅而三脊者攷之則蕭者香蒿而茅  
者其為二物明矣當從杜

禮記魯子問篇吾聞諸老聃馮氏曰老聃古壽考者之稱  
石梁王氏曰此老聃非是作五千歲者本朝宋太史曰老  
子周柱下史李耳字伯陽一字聃聃謂耳漫無輪也壽一  
百六十餘歲周平王二十四年以書授闕尹喜耳八年入  
春秋孔子則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上距老子授書闕尹  
之時已一百四十年按此說則孔子適周之時則聃猶未  
死也莊周宗其道言必稱之冢語所記又與史記合豈欺

後世哉朱子雖嘗疑有兩老聃而終亦自以為不然註  
者直述之可也乃曲為之回護而其實終有不可得而掩  
矣

王藻君酒肉之賜弗再拜子思於魯繆公之饋鼎肉稽首  
再拜而受孟子因萬章之問亦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  
而受何歟豈禮道其常而聖賢變禮以從宜歟抑亦所處  
之位與所遇之時有不同歟

明堂位周之大赤蓋周人尚赤而旌旗之色因之也史記  
周紀云武王伐紂斬紂頭懸於太白之旗懸髮及二女  
頭於小白之旗二說不同荀子言紂懸于赤旆必有所受



而遷史之訛明矣

莊子逍遙游篇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窅然喪其天下焉蓋言堯往見神人而有志於道雖有天下而不與若喪之也陸氏以四子為王倪齧缺被衣許由今按堯讓天下與許由則堯許固同時矣若夫三子皆在堯前堯豈得一時而皆見之哉此四子雖有所指然非陸所言也其讓王篇言子州支父即子州支伯亦恐非

湯之問棘也是已梁簡文云湯廣大也棘狹小也今按列子湯問篇張湛註曰夏棘字子棘為湯大夫則棘為夏輩明甚郭李得之但失不引列子為証

荀子言武王誅二人又兩言懸紂首于赤布史記云斬與妲己首是誅二人也尸佼遂言武王親斷紂頸手汚于血愚謂武王伐商在於除暴救民非復讐報怨也紂死而天下定矣懸其首於旗欲何為乎懸首且不可信手刃之事又可信乎

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又言施惠鄧析子法先王不是禮義及其論治天下則曰隆禮義而殺詩經又曰法後王以一天下制度前後語意自相予盾又曰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道與法果何分乎豈道謂隆禮尊賢之類而法乃治世刑重亂世

刑輕者耶先儒言其學不純粹而言時或出入申商間於

茲信矣

東海則有紫紘魚鹽焉然而中國得以衣食之揚註謂紫

紘未詳又曰俗傳是紫具附石生大者如手其內含珠古

謂龜貝為貨故曰衣食之愚按此說雖稍通然於衣字有

礙竊疑紫紘如禹貢皮服織文之類既無考証不如之缺

相者之術巧發而竒中見諸傳記多矣荀子非之以為相

形不若論心其言亦似有理東萊呂氏猶以為無故而為

吾道增一異端若夫列子子游子夏子思孟軻于惠

施宋鈞之中而既非之則其失抑又甚焉揚雄曰荀卿非

數家之說俊也至於子思孟軻詭哉蓋亦不以卿之言為

然矣

揚子法言問明篇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蓋指孟子

言孔子疾鄉原過我門而不入我室之言而言也其下或

曰亦有疾乎問揚子亦有所疾乎故復答曰我所疾者則

在撻我華而不食我實者也指意甚明不待釋註而知其

秘乃謂雄譏孟子撻我而實我食失之遠矣

史記鄭世家子產鄭之公之幼子也其下無註愚按鄭穆

公生公子喜公子師公子弃疾公子偃公子駢公子發公

子嘉此所謂鄭之七穆也發字子國古者孫氏王父字子

產發之子公子僑也僑子參謂之國參今日定公幼子循  
吏傳又曰成公幼子豈傳寫之誤耶謂子貢家益饒結駟  
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分庭抗禮使孔子  
多布揚天下者子貢實先後之也其意蓋謂孔子非子貢  
多財歷聘諸侯則不能致此聲聞之盛殊不知聖賢取重  
於人者初不在財與勢也謂孟子書為軻自著韓子以為  
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二說不同朱子  
以史記為是今按古者諸侯死後方謚孟子所見若梁惠  
梁襄齊宣滕文鄒穆數君此皆死于孟子之前也竊恐韓  
說為長

淮南王安傳王子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後太子皆不  
以為子兄數蓋言不害不為王愛王后蔡不以為子數太  
子遷不以為尤數如淳註曰不以為子兄秩數意雖近而

欠別耳

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趙氏言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  
年程氏謂古人以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  
歲朱子兩存其說今按史記湯壽一百歲而崩豈有人年  
九十餘而猶生子乎當從趙氏為是又按蔡氏書傳言太  
甲繼仲壬而為王亦主趙說而言取

經傳中言帝與老氏不同今以書多士篇證之尤為明白

始言惟天不昇繼言惟帝不昇末又言惟天不昇此三語  
反復一意不過皆言商紂不君天不佑之而致於喪亡也  
可見天即帝帝即天寧有彼此之間哉程子曰以其形體  
而言謂之天以其主宰而言謂之帝聖人復起不能易矣  
孟子徐子曰仲尼函稱於水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  
矣饒氏以為徵旨川上之嘆是也今按荀氏宥坐篇子貢  
問君子遇大水必觀之說孔子答之甚詳仲尼稱水其指  
歟此

荀子言孟子惡賊而出其妻今按韓詩外傳言孟子欲出  
妻因毋言而止二說不同豈荀子在前或別有傳云揚氏

荀子天地比註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皆天也此

最為有功朱子言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

一尺氣但人自不覺耳其言蓋本

於此

楚辭九歌大司命一篇朱子極稱其善蓋嘗因是言之以  
為人物之命雖各稟於有生之初而不可移然君子行法  
俟命正義明道如易剝之六三復之六四而未嘗以吉凶  
悔吝易其所守也屈遭讒放逐之際不忍宗國淪喪披歷  
忠悃聲之歌賦冀其君之感悟而其君終不寤也於是捐  
身赴淵視死如歸其必有見於此宜朱子之深嘆而重許  
也之

或曰今之術者以人之時日支干及日月五星躔度推人  
之一生窮達壽夭莫不巧發而奇中何也曰此則氣數之  
命若釋氏所為定業者蓋以五行之衝合生剋四時之休  
囚旺相而以六十干支互相搭醜則人之生死休咎囿於  
此數而可以前知矣宋太史著祿命辯力詆其謬未引子  
罕言命繳之而欠理氣之分唐韓昌黎三星行有曰我生  
之辰月入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宋蘇子瞻亦云已之  
命有同韓公故一生遭人口語無數於是始以術者之言  
可信而宋說亦自有理不可遺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  
君子知命者利不為趨禍不苟避惟義在

惜哉洪氏以為買誼作朱子亦以其辭壞其奇信非  
其能及今攷史記漢書本傳惟屈原鵬鳥兩賦而無此  
篇且其死時年僅三十三篇首乃謂惜予老而日衰又曰  
壽冉冉而日衰漢文之時而謂之亂世可乎誼未嘗如技  
伯比干之所為而又曰惜傷身之無功及復一篇旨意而  
証以出處本末以為誼之作未敢信其必然也  
宋王九辯曰今世豈無騏驎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  
非其人兮遂踟躕而遠去又見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  
者兮舉肥韓子雜說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  
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一篇主意自此變化來故曰師其意

不師其辭此題是也山谷黃太史言作賦須讀宋賈馬揚  
之作而效其驟便有古風愚謂屈原辭賦之祖苟能究心  
離騷二十五篇而有得焉則宋馬諸作又在我取舍  
神仙者流此老莊列子之外如黃庭經參同契淮南子抱  
朴子悟真篇物外清音中和集列仙傳等書次第祖述其  
言修煉之術備矣大槩言人之有形不過精氣神三者即  
已苟能保固三者可以長生苟卿言精神相反一而不一  
惟聖人意與此合然而世之傳其書用其術者悉皆不得  
其効而反以召禍不能成丹而適足以喪軀其故何哉豈  
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歟抑亦無仙風道骨弗足以承

此歟先儒程子有曰豈風于密窻之喻以為學其術者可  
以延年致壽而未能飛昇變化朱子感興詩則曰飄飄學  
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祕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  
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  
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遽能安又詩曰迷心昧性哂竺  
學貪生惜死悲方仙其說如此然則神仙之術果可乎  
譚氏化書有曰三王有仁義者也不知其仁義者化為秦  
漢之戰爭竊惟道德仁義一道也其行與否則在乎人焉  
爾秦漢戰爭由不知仁義故也而曰仁義化為戰爭則是  
戰爭反緣仁義起也豈不誤哉又云有賞罰之教則邪道

進有親疎之分則小人入是不然使為國者賞所當賞罰所當罰則觀感懲而邪者退矣親所當親疎所當疎則賢否分而小人遠矣又何諛譖之足患哉又曰賞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其當也猶為爭奪之漸其不當也即為亂亡之基此語亦未然夫恩賞所加惟患不當耳當則厚薄高卑各有等差則功多者勸而功少者勉矣而曰恩賞雖當猶為爭奪之漸吾未聞也又謂儒者莫知道之本莫窮禮之旨愚聞道者天理之當然禮者道之節文也知禮與道者始名為儒今日莫知莫窮則又惡足謂之儒哉予觀是書文雖高妙而言則駁雜其中或祖黃老莊列或本釋氏

或述晏墨語皆親切至其言儒則不相似由其本不知儒故言愈精而意愈遠也但其後七奪絲綸雀鼠等篇極言民食之急以規夫剝民以自奉者則為慘惻有補於世老子曰民之貧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貧景昇之言亦有所

自云

李氏中和集言人有斷蛇作兩段而其首尾猶動煮蟹已孰而其足猶動或問其故曰此氣動非性動也愚謂人物之生死不過陰陽合散之所為耳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理之常也蛇斷蟹孰猶動者餘氣散未盡生理未遽絕也夫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未有氣存

而性不存氣動而性不動者

也

范曄後漢書南蠻傳載高辛帝以女妻槃瓠之事覽者未嘗不笑其誕且姜嫄簡狄之生稷契後人猶或疑之况有甚於是者乎後之作史者於此類皆勿書可也洛陽令董宣殺湖陽公主之蒼頭光武不知罪則倚勢假威者知所憚而忠直者知所勸矣范曄正宜表而出之以勸後人乃例儕之酷吏傳何

陳壽三國志龐統為萊陽令不治免官魯肅言統非百里才先主與談大噐之以為治中從事蔣琬除廣都長事不理先主怒欲罪之諸葛亮曰蔣琬社稷之噐非百里才先

主乃不加罪後主功業畧與亮比嘗謂人之才噐各有所宜非長於知人者弗能隨其才而用之也唐韓子言醫師之用藥匠氏之用木有如相之用人其取譬可謂親且切矣統與琬固一時之彥也使不遇魯肅諸葛薦之先主則終於下位而已又孰能知其才之美而使之居大位以盡其才哉由是知世無不可用之人顧用之者何如耳吳暨艷為選曹尚書好為清議時見郎署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具等彈射百寮覈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其居位貪鄙志節汗卑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處之後孫權聽讒罪艷及選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典艷彪皆



自殺夫分別賢否廉貪而黜陟之選曹之職也艷彪所行如此可謂不負任使矣使其取舍進退一以至公而不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亦何不可之有哉惜其君臣之間誠意未孚而驟欲行已之志貪污肆行而遽欲沙汰太過此取禍之道也雖然艷彪固可罪矣孫仲謀以公道黜而罷之可也而乃聽受譖言迫之死地則過矣法正言許靖有虛譽而無實用今觀靖雖聲聞過情行事舉動未悉允當未嘗如法正之殺人報怨也正既知浮譽且不足重而所為悖理乃如此使不遇知己之主亦殆矣豈非明於責人而暗於省己者耶步騭困窮時同衛旌脩刺奉瓜以獻

焦征羌待之甚薄衛怒而騭畧不介意且曰吾貧賤之人以貧賤待之固也宜也後騭為相而衛卒以無聞蓋士之致遠者其器誠必異乎凡庸少騭遭人鄙薄而能處之寬泰如此其器識過人遠矣卒致爵位通顯宜哉

晉書王戎傳言戎見晉室將亂慕蘧伯王之為人與時卷舒愚竊惑焉夫伯王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非與時浮沉者也若戎者居平時既乏蹇諤之節遇亂世又無康濟之才耽祿嗜利畧不知愧正孔子所謂鄙夫可與事君者而曰慕伯王之為人不亦繆乎郭舒爭繆坦事引堯舜以諫王軌且曰晏子稱君曰可臣獻其否以成其

可是以敦為君而已為臣也然則舒之罪豈在錢鳳沈文  
之下乎况舒先事王澄澄為敦所殺舒縱不能為澄報讎  
繫身而去可也今乃俛首以事之亦已甚矣史氏贊其忠  
亮烏在其為忠亮哉

北史王軌傳言軌被禍雖其自致然亦為賀若弼所陷吾  
讀史而悲之使軌謹足以防姦謙足以下人密其口語而  
不泄竭忠少主而不倦則禍曷從而至哉戴溪氏稱人之  
保全功名以其能謙謹也然則謙謹二字其為將之要也  
唐李太白蜀道難一篇或以為為草讎兼瓊而作或以為  
為房瑄杜甫而作蕭氏盡廢舊說以為因玄宗幸蜀而作

以今效之皆無証據且其問君西遊何當還等句輕忽而  
爾汝之稱尤非人臣所當施於君上蓋白之天才絕人見  
樂府諸題各效一篇以寓其傷今懷古之情蜀道難亦其  
中之一耳初非有諷有為如說者之也

唐杜子美之寓居同谷七歌註謂其風騷之極致不在屈  
原下予讀之信然然而朱子不取之以續騷者其病在長  
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之言有幾於不知命者  
柳子厚憎王孫文晁氏叙之曰離騷以龍蛇鸞鳳托君子  
以惡臭物指讒佞而宗元倣之今詳其詞意蓋言君子之  
作忠効勞如此而群小之妨賢蠹國如彼其是非善惡如

援之與獬猴不難辯也人君曷為不斥遠小人以杜其奸  
曷為不親用君子以展其才其言似矣然則子厚之貶謫  
亦君子之過乎蘇子瞻論賈生有曰非漢文之不能用生  
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吾於柳亦云非國語詞簡旨微其中  
小有差失然非深於理者不能分別也如屈到嗜芟之說  
蘇子瞻亦嘗辯之而蘇說亦未盡也蓋柳意主於孝親而  
蘇則重在忠國各舉一偏言也虞繁乃曰國語誠可非而  
柳子之言亦非也乃著非非國語而辯斥之則過矣朱子  
嘗言非國語辯得皆是不知虞何所據而非之也惜不得  
其書而詳攷之子厚不信續羊之說蓋以其性在怪妄也

而復自述謫龍城之說何歟鏡歌鼓吹曲自漢魏而下  
柳作為首浦陽吳氏作楚漢正聲取其所作辭賦繫於司  
馬相如揚雄諸賦之後而他作不預焉其意從可知矣謝  
皋羽宋末遺老而其作辭隱指遠中含黍離離露之悲非  
俗眼所能識也宋大史宋曲沈奧典雅極力模倣猶瞠乎  
柳之後至於剛陳璉之作造製益工其去柳謝益遠矣鈞  
錫潭西小丘記一篇言新理暢狀物如畫今因其語而釋  
之如曰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視不壅也溘溘之  
聲與耳謀聽不雜也悠然而虛者與神謀神虛故能通也  
淵然而靜者與心謀心靜故能應也所謂君子必有游息

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澈慮滯志無所容其入者

此如

韓退之嘗欲作唐之一經聖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  
潛德之幽光及後與劉秀才書論史事則云懼刑禍不敢  
為其言自相南北或者疑之蓋畏刑禍乃韓公之本心其  
言述史以褒善貶惡則一時有激而云也柳子厚遺書諷  
之辭雖婉而意則實嚴

白樂天長恨歌備述明皇楊妃之始末雖史傳亦無以加  
焉蓋指其覆車託為聲詩以諷時君而垂戒來世爾易曰  
治容誨淫左傳叔向之母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書有內

作色荒之戒詩言褒姒滅周之禍唐室之不兢豈不亦  
是哉但其辭語迫切淺近發揚太過有失為尊者諱之美  
也不然則國風於姜氏齊侯之事曷為諱之

五代史周世宗伐契丹取瀛莫易保定三關復趣進師左  
右諫曰陛下離京四十餘日兵不血刃而取關南之地此  
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燕之地未宜深入世宗不悅  
會有疾乃還歐陽言史臣譏世宗輕萬乘之尊馳千里而  
襲人殊不知世宗此舉蓋假克南唐之威而乘述律之怠  
其取勝必矣說者又謂虜衆果聚幽燕之地周師深入未  
必能勝今攷遼史言燕人聞周師至皆遁入西山以避或

請出師拒戰遼主不肯且言所失皆漢人故地不足惜由是觀之則述律之怠可知使世宗乘機進兵則契丹不足平而十四州之地可指麾取矣不幸天不假年中道崩殂建至有宋革命坐受其侮而莫敢誰何也他日遂成靖康之禍易曰履霜堅冰至此正陰陽消長之機夷夏盛衰之會也是可為嘆息哉歐陽公秋聲賦寓意深遠九秋之時草木零落百物變衰亦由當時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元城劉公與馬永卿論國事亦以春風秋霜生殺為言公之此賦豈以王安石引用群邪妄行新法而作也歟蓋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盛衰無常吉凶靡定非識微之君子何

足以知之

通鑑綱目書唐魏徵王珪事其下分註載范氏之言而論語註亦曰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不可以相掩其辯明矣尹氏發明乃曰王魏為東宮之臣受命於高祖也受命於高祖則是高祖其君也王魏之與太子秦王均之人臣也王魏不死建成之難君臣之分未定也而後復事太宗亦受命於高祖也若是則二子非不能讐太宗亦當讐太宗但失於不請不能輔導失職之罪耳愚謂斯言辯則辯矣無乃啓後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夫臣之事君猶婦之事夫也王魏受高祖之命為東宮之臣亦猶父擇婦以配子也

豈有人殺其夫而爲之婦者及俛首以從之乎由是觀之  
尹說之謬不辯而明矣宋鑑遼漢會師侵周周遣殿前都  
點檢趙匡胤帥師禦之胤至陳橋爲衆擁立而還今攷遼  
史是年首書宋太祖廢其主宗訓而自立無出師會北漢  
伐周事近故侍講永新劉定之以爲此蓋宋太祖欲迫恭  
帝禪位周之時相欲圖策立之功故爲此聲以駭寡母孤  
兒借兵力以成宋事耳此說是也先儒又謂宋太祖之取  
天下出於無心其保天下出於有意此言亦未盡也宋之  
取天下與梁晉周無異但不至於已甚焉耳所謂以逆取  
之以順守之者其歷年三百宣

蔡卞請重脩神宗實錄從之嘗聞史者錄實事而善惡  
非具見其所係亦重矣孟子曰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  
百世不能改也熙豐之朝君則偏聽獨任相則淺狹執拗  
自是君臣上下皆無可稱之善矣蔡卞欲諱其婦翁之惡  
請重脩神宗實錄哲宗感其說而從之蓋恐范祖禹黃庭  
堅諸人私有損益於其中而是非善惡不得其實故也殊  
不知天下有公是公非有非語言文字可得而變移黑白  
者其用心亦誤矣其後蔡絛所著鐵圍山叢談所紀多汴  
京末事且諄諄爲其父諱豈非卞有以啓之乎  
宋南渡錄所紀徽欽二帝北狩之事細微曲折靡不周備

此蓋當時山林疎棄之士傳聞編錄遺辭之際妄為增損  
暴揚太過不可信以為實也其間如聖僧獻茶天羅王不  
免馬足之厄之說奔竄困陪求衣覓食之事間關道途數  
千里之遠夷狄之人不諳文字中國之臣又無在者孰從  
而記之劉氏宋論亦謂粘罕腹下有癩類太祖殂時之狀  
一故入汴之時蓋取太宗子孫以去入謂太祖復生以報寃  
吾於此皆未敢信其必然但其說可為後世之鑑誠故用  
表而出

三畧曰務廣地者荒貪人之有者亡使徽宗不助女直夾  
攻滅遼則我猶有一藩籬也靖康之禍雖曰天命素定亦

由人為有以致之觀程史所載燕山先見之說能不為懼  
歎

金史文藝傳蔡松年言利興黨誣殺田穀而贊乃謂之文  
不能掩其所短愚謂言者行之表無行之人其言未能中  
法度而有條理也今松年之心術行事如此文辭雖美奚  
足尚哉又謂李純甫知道今攷其始末無異晉之阮畢之  
流晚年用力佛老之學而著書皆祖其意至以孔子孟老莊  
同稱為聖人則純甫之沉溺異端深矣知道者固如是乎  
又謂李汾狂氣今觀汾雖有文學可謂不知命者古之君  
子居易以俟命榮辱得喪皆聽於天而無較計於利害之

私今汾仕而不達動輒尤人狂疎無忌卒以不得其死宜也隋書劉焯劉炫傳贊有曰天之於人常與者聰明而不與者貴仕焯炫其如命何吾於李汾亦

云

方技傳劉完素張從正皆以醫名世完素用藥多寒涼其法專以降心火益腎水爲主治疾多効從正則熟汗吐下三法用藥如完素而少變之亦多奇驗今觀二子所著原病式儒門事親等書各有的見可與丹溪朱子格致餘論參互而用信知醫矣其術之精微變化亦必自有傳授後人不得其秘拘泥紙上語而用之鮮不誤矣此又學醫者

所宜察也

金末有完顏陳和尚者一時驍將也當蒙古初入中原之時三戰三捷北兵爲之奪氣本傳止言其梗槩而不紀其一尅敵制勝之詳史脩於元豈有所諱

宋鑑言秦檜將終猶起大獄惡張浚李光胡寅等五十三人其已謀欲殺之會檜死乃免論者以爲出於一時之幸使檜不死則諸賢危矣是不然夫人之生死有命在天非智力術數可得而謀也諸賢無致死之道使檜不死亦未必能殺也昔公孫弘擠董仲舒相膠西盧杞使顏真卿諭李希烈李逢吉遣韓愈如鎮叔呂夷簡誘富弼往契丹蓋皆欲致之死地其後三子皆免而真卿獨死由是觀之人



之生死豈不有命而小人軒然自以為得計不已謬乎或曰如子言則漢末諸賢死於黨錮者皆果有致死之道乎是又不然古之君子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為之若李膺范滂之徒則不知時勢者也邦無道危行言孫王昏政亂姦邪橫行欲以口舌救之無益於君而甘就誅戮其與宋之諸賢所遇之時有不同矣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機會之至有緩有急君子不幸而遇禍難雖不苟生以幸免亦必先覺其未發而有道以處之如邵伯溫所謂權輕重死於所當死可也禍已迫而如楊雄楊億之所為則為後人之所笑矣又奚足道哉

張衡靈憲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神於天列石錯峙各攸屬張子曰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朱子曰五星皆是地木火金水土之氣上結而成嚴思善曰山川之精氣上為列星今按諸家皆以星宿為地二五之精氣上結成象于天者誠為不易之論又按臨川吳氏言天開五千四百年輕清之氣勝上始有日月星辰四者成象而共為天又歷一萬八百年濁氣搏在中間者始凝結堅石而成土石木火四者成形而共為地如是則地未凝結之時在地者未成形而在天者何以成象乎列子曰天積氣耳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楊泉曰星者元氣之英也斯二說比

之諸家辭優而與吳說不相妨學者詳

張子正蒙曰凡陰氣疑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

雷霆致堂胡氏又即其說而推明之皆不易之至論也南

軒張氏說大略亦與此合但其言人遭震死者而其背髮

髯有火書篆文不類世間文字神物主之鳥能如是朱子

曰雷雖只是氣但有氣便有形神物氣聚則須有繞過便

散既有神物則震死人書其背夫復怪何

梅聖俞贈郭功甫采石月一首言功甫是李白後身生為

郭氏子以報子儀納官貫苑之恩今按前後身之說始于

佛老漢以前未有也歐陽公平生不喜佛老詩文中未嘗

不辯而斥之聖俞與公交最久而其言乃如此何耶

蘇子瞻應制科策有曰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荅百餘萬

言今之六韜是也今按六韜一書吾嘗以本文辭氣當時

事實及前漢書藝文志唐李衛公問對等書攷之知其非

周太史本文蓋後人依倣而為之也觀其文伐篇文王問

文伐之道太公告之以陰謀詐計至百餘言而不厭亦獨

何心哉當是時文為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卒商之畔國

以事紂守節仗義而為商之臣子仲尼稱其德蓋以此也

今乃與師尚父謀為伐君之計則是越勾踐事吳報雙之

心也豈文王之心乎他如死將之子贅壻人虜之類皆秦

漢以後之事其非古書無疑矣蘇氏此說雖主為時君月人而言非正為此書而發然亦易為人所信故深辯臨川吳氏言漢張良三國諸葛亮唐狄仁傑宋范仲淹四公出處雖不同其為百代殊絕之人物則一或曰范公之於孔明若是班乎德則無愧才則差不及耳曰朱子嘗稱范公傑出之才與周益公書又言其才德兼備而謂其不及孔明何也曰趙元昊之才智孰與司馬懿靈武五郡甲兵之強孰與曹魏孔明舉數萬之衆往而伐之而懿悉力禦備之不暇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范公為師乃甘受元昊之侮慢以中國全盛之力而不能制其死命

復書中至以大王稱之於此一事而其才可見矣朱子吳氏之說蓋特舉其大者耳歐陽公亦言范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為將之道固當持重然雍容簡靜而坐失機會亦不可也陰符經二十一句蔡氏無註黃氏言朱子所深取者正在此內今反不註蓋不可曉豈先得蔡氏本而後得褚氏本耶別當改陰符經註有曰蘇張申韓之所以殺身赤族今按史記蘇秦為齊大夫所殺張儀卒於魏申不害相韓而卒韓非因秦飲藥死四子惟蘇韓不得善終如此云爾者蓋以四子所學之弊皆足以殺身赤族也張與申幸而免

朱長清

吳和亮

朱子感興詩二十首雖云倣陳子昂感遇詩體而作然其辭嚴義正有補世教非陳可得而髣髴也感春賦有九歌遺意其辭婉其旨隱其寄意于君可謂深切矣屈子朱子其心則一也戊申封事其末有曰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經筵面陳四事劄子亦有曰臣病老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而進對之時率多遺忘言語精神又不能以自達竊恐自今已往不獲久侍清閒之燕也此等語句讀之使人流涕惜其主不能用也其註離騷恐美人以遲暮謂屈原愛君之切嘗恐不得及

其盛年而事之其意蓋亦如此杜詩所謂頗覺良工心術苦諒哉年譜言先生嘗作卧龍庵祀諸葛武侯門人言其微意有在竊以為朱子此意蓋以高宗南渡之後偏安一隅委靡頹墮不能振迅奮發恢復疆土以雪讐耻故於此而致意焉觀於垂拱奏劄二篇及戊午讜議序及復以天經地義內脩外攘不可逆為言又與出師二表答華歆等正議等篇相表裏且其詩又有永念千載人丹心豈今昨之句蓋意氣相合無間古今也者

韓文董生行朱子考異曰嗟哉董生誰將與傳疑而問之之辭也今按小學亦載此篇其末句誤為誰能與傳註者

不效本文而曲徇之固無不害亦可見數百年之間而遂  
為訛舛若此矧夫收拾補綴於煨燼之中乎

歷代之將若晉之羊祐吳之陸抗唐之李抱真將鑑傳議  
皆深與之今攷羊陸則有交歡邊境之失抱真雖善用兵  
晚年惑方士服丹喪軀其智無足言而戴亦或不能無遺  
議者當時取其一長而不責其備亦或思慮未及而舉彼  
以棄此

文文山丞相為人賦詩曰悠悠成敗百年中矣看西山曲  
未終金馬勝遊成舊雨銅駝遺恨泣秋風黑頭爾自誇江  
總冷齒人能笑褚公龍目黃扉真一夢夢回何面見江東

此或人蓋指留夢炎之流也夫宋亡迄今三百餘年夢炎  
之墓骨已朽而公之名真與日月同光其視一時之貴富  
真夢幻泡影露電之不知也

朱子曰莊子言臣之於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他看  
得君臣之義似逃不得須著臣服他無自然相須一體之  
意至哉斯言夫臣之於君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所謂義也  
不得已而臣服之則是畏其勢而非所謂義

唐薛逢詩云病來猶作晉春秋郝氏註以桓彝稱褚裒之  
言當之愚謂作者撰述也皮裏春秋不過言其內有褒貶  
耳何撰述之有此蓋指孫盛春秋為諍

忠武錄中所錄薛能詩云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  
卧龍此詩含不滿諸葛之意不當錄也

潮汐之說朱子極稱余氏之說最為切當如其言有早晚  
大小之異則以為繫于月蓋以水與月皆陰類而氣相感  
故也余嘗遊婺州之屬邑曰浦江其地有泉名曰月泉其  
水晦日則涸月生明則漸瀉出未望則長既望則滿由是  
觀之小者如此大者亦然矣豐山之鍾霜降則鳴亦氣之

相感也

周子愛蓮說一篇僅百餘字形容蓮之可愛宛然如在目  
前蓋不必求其極於梅枝而全體呈露矣引庵真公四愛

堂記有曰夫愛出於仁者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以其  
地生物之心為心則玩夫生物之理而見天地之心焉亦  
無所不愛也而所愛亦豈徒然哉即一物之生而知其與  
道為體也其樂為可已哉是故思有以成其愛而私也栽  
之培之照之潤之附益其不及防閑遠去其為害者皆其  
事也古之君子因物以寓其意焉非溺情於形質之偏也  
姑以周子愛蓮之說論之竊意夫日用彝倫之間飲食男  
女之欲同行而異情者非出於滋而不染乎明霄洞照安  
行無為而不矜說以索隱行怪者非所謂濯清漣而不污  
者乎不蔓不枝者純一不雜之謂也亭亭淨植者中立不

倚之謂也此其所以為可愛者乎今按虞公此說雖不主於發明此篇然其雍容整暇言有盡而意無窮亦可謂深知周子之愛而善於形容者矣學者合而觀之由辭以求意而於道也其庶<sub>幾</sub>乎

蘇子瞻李氏讀書山房記極稱公擇善讀書而遺其書以淑後人且言古之人無書可讀而皆明於禮樂深於道德秦漢而下紙與字盡日趨簡便而學者益以苟簡今之士又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一篇反復致意于斯韓退之送諸葛亮詩有云今子從之游學問得所欲入海觀龍魚窟翻逐鴻鵠蓋言覺往從李繁游讀其家藏書而學必有

也柳子厚亦言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宋太史當元末授徒義門鄭氏取其奕世所積書而閱之其後送東陽馬生叙尚謂少時家貧無書借之而讀手自抄錄日夜不倦精勤專一而學所以成也凡此數公皆一代儒宗其言類皆若此而其德業文章卓然名世者又豈窮一經用一歲月之功而能然耶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又曰何天之衢亨是故傳以求之於散漫不一之途約以會之于混融不同之域然後可謂之學豈可以率易苟略而求之哉

劉靜脩夢吉之詩古選不減陶柳其歌行律詩直溯盛唐

而無一字作今人語其為文章動循法度眷容有餘味如  
田孝子碑輞川圖記等作皆正大光明較之文士之筆其  
氣象不侔矣燕平學仙臺詩有云大塊如洪鑪金石能久  
堅三山巨鰲簪世人蟻虱然天地會有盡何物為神仙使  
無不足道信有亦可憐桃源圖詩云但至于今又千載不  
一聞更有漁人迷其言皆明白痛快近世文臣魯滌遊長春  
宮舊杜詩有云仙道諒未然誰能識其故則騎墻之說也  
元詩體要馬伯庸無題詩有云秦氏故侯歸漢主石家小  
婦嫁孫郎此語深有諷刺豈以當時宋之宗族舊臣有再  
仕於元者而歟

葉衡題畫馬圖詩云澗有清泉原有草不知何苦戀金鞍  
此蓋譏士之慕恋於軒冕不若隱退而自適其性也  
莫誠父掉歌第四首云小魚易釣不值錢大魚往往潛深  
淵漁者日取小魚去還使大魚長棄捐北蓋以漁者喻君  
相而以魚喻人材也言當時國家雖多方求賢然而所獲  
皆一才一藝之人至於卓偉非常之士則多隱于深山大  
林之中必待上之人致敬盡禮然後出雖欲致之而終不  
可得此詩與唐陳陶閑居雜興詩意相類所謂六義之也  
宋誠夫大都襟詠詩云紫雲樓上如澗酒孤負春風二十  
年此蓋四十時所作也猶有少年之態又云狗者已仕明



天子牛相寧知別太平近來朝報多如雨不見河南召賈  
生語涉譏刺大抵如蘇劉諫

傳子全寄修史諸公詩云仙李摧殘六十秋此言唐亡已  
久矣又云剖犯北去空亡晉言契丹德光滅晉而北歸也  
剖犯五代史言德光死衆剖其腹實以鹽載北去晉人謂  
之帝犯其下三句蓋宗宋太祖代周高宗南渡兒顏亮伐  
宋之事而錯綜以成詩也若夫三史並立之失惟近世會  
稽楊維禎之論最為確當後之作者必有取焉

松雪翁子昂題岳武穆墓詩古今絕唱竊謂趙公宋之宗  
室宗國之喪原於殺良將講和之初此等語句悽愴痛憤

非公所忍言也其後賦詩又有徃日興亡君莫問且將忠  
赤報皇元之句亦不知心安否也今觀元人題陶元亮歸  
去來兮圖云文章撐住晉乾坤三徑清風宛若存何事揮  
毫松雪老不知芳草怨王孫嗚呼斯言盡之矣至於尊信  
佛典爲之書錄流傳皆非儒者之事也

天台陳剛中之詩豪邁卓異每每驚人其題范增墓詩云  
七十衰翁兩鬢霜西來一笑火咸陽平生奇計無他事只  
勸鴻門殺漢王傳浪沙云一擊車中膽氣高祖龍社稷已  
驚搖如何十二金人外猶有民間鐵未消此皆有出人意  
外之見較之杜牧赤壁項羽廟二詩庶幾近之而他作亦

不減此

云此

張文忠公三事忠告誠有位者之良規觀其在守令則有守令之式居臺憲則有臺憲之箴為宰相則有宰相之謨醇深明粹真有德者之言也蓋嘗謂讀其書效其為人能竭忠徇國正大光明無一行不踐其言希孟之學豈有得於懷孟之傳

趙子龍題昭君出塞圖詩云我見此圖重太息毛生本是一忠君客冶容若使留漢宮上年未必盈四百又云禍胎已入虜庭去王關寂寞無天驕此蓋蹈襲前人之意也與王安石所謂意態由來盡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之語畧同

皆是反說或曰女之不遇亦猶士之不遇也當時元帝按圖召幸昭君自恃其貌之美不賂畫工而卒不蒙寵幸遂致遠嫁匈奴所謂脩正而不蒙福者也此固然矣夫恩寵榮幸可誇耀於一時而未必能垂於永久趙飛燕專寵昭陽楊太真三千第一迨至時勢一去廢棄死亡泯沒漸盡卒與腐朽同化若昭君者雖一時不遇而千載之下莫不歌詠而傷嘆之其為孰得孰喪必有能辯之者

張翥仲舉別號蠅庵遭元末喪亂其詩悠深思遠屬詞命意皆有懷君念國閔亂思治之意晚年寓居衡山托交釋大杼其所題詠尤為慷慨悲壯大杼既匿其遺骸又編刻

其詩浮屠氏中乃有斯人乎其張公之惠勤也

南柯陶九成所紀古今事雖間有可取然怪誕淫褻之事

禍福報應之說雜於其中則非吾儒之所宜言也錄中言

鐵厓楊廉夫嘗以宴飲中見歌兒舞女纏足織小者取其

鞞擎盃以勸客號為金蓮盃且謂其踈放可喜予則以為

此小人處富貴之態也曾謂儒者而有是乎且馬融絳帳

之設君子譏之謝安東山之携賢者耻焉陶穀秦弱蘭之

事遺笑千古楊公以一世文儒嘗預脩元史不此之監而

乃放曠於禮法之外甘酒嗜音隨俗沉浮至以女履貯酒

而飲其有玷名教深矣陶氏不為掩覆顧反誇道而筆之

於書冊中以為後人勸後誨淫之具不亦甚哉至今吳中

見有鞞盃售而用之者其楊公之罪案也

楊伯謙唐詩正音始音遺響諸體咸備其用心亦勤矣邵

庵虞公叙猶嘆其知言之難蓋作詩雖難而選詩尤難非

有過人之鑒裁者不敢當此任也夫自三百篇楚騷之後

歷漢魏晉以至於唐而詩體大備和平清麗有風雅之遺

意又歷晚唐五季及宋作者往往辭不勝理而唐之音節

於此焉變矣元人雖變宋習而又過於工巧所謂氣運使

然非偶爾也其間雖有追尚古作不隨俗而遷變者又在

學者善擇焉已

魏伯陽忝同契有云牝牡四卦以為橐籥俞氏註曰橐即  
鞞籥其管也冊法位乾坤於上下列坎離於東西而乾坤  
之闔闢坎離之往來儼如橐籥之狀蓋鞞籥即鐵匠鼓風  
之袋籥即袋口過風之管括蒼劉氏所謂箆鼓之以徒鞞  
之鞞是也今按晏氏既以為鞞籥又何物也不知橐與籥  
本一物而以籥為三孔箆則是又以為二物矣不知其言  
繼體復生龍明指震卦而以復卦言之亦不識何說也又  
謂朱子無師授口訣不能得其術今觀其感興之詩與夫  
以三光陸沉溫養子珠陰在上陽下奔之語為要法豈真  
有所不知者哉晏則學儒不至而流於技術窺覷想像於

形似彷彿之間兩得一二遂自以為是豈亦果有教外別  
傳而得仙家之要訣乎乃敢以是而短前世大儒誠可謂  
不知量矣曲所及九都朱俞皆無註陳註以為九都之府  
不知何所指也其仙家之隱語乎  
河鼓臨星紀兮今按兩雅抑氏乞巧文河鼓蓋牽牛之異  
名俞註以為其位在斗牛之間不知的指何星也  
腐露其形骸陳註言學他術者往往致於死亡腐臭其形  
骸豈知金液還丹並與父母肉身變化而飛騰者哉蓋謂  
丹成之後血肉之軀亦能飛昇變化不特魄骸之身為能  
然也俞氏則謂跨火不焦入水不濡道成之後法身則然

豈可以血肉之軀投畀水火乎今按陳俞皆自謂得仙而其言或相同異歟

故為亂辭朱俞皆訓為謬亂其辭晏氏以為如楚辭亂曰之亂蓋述廬陵黃氏之說也今觀此後文法如騷體當以晏說為是其以空同道士鄒訴為朱子寓名則亦祖也說一浦陽吳立夫論倭書蓋其年十八時所作也規模倣司馬相如諭蜀文其末所述諭其王之言雖古之辯士莫能過也其他大游觀日兩賦與夫形釋秦誓論補牛尾歌辭等篇皆雄深卓絕真先秦先漢間作者前輩柳待制黃待講以文雄一世皆稱賞之自謂莫及信哉宋太史雖游黃柳

之門而有得於吳居多所著龍門疑道記羅山雜言六

論七儒解諸子等辯文過法言中說遠甚宜其名滿天下

文傳四夷為一代之宗師歟

胡仲申衡運一篇深有得於邵子元會運世之旨其他文如井牧慎習尚賢廣謨原道樂道齋記等作皆醇正通達有關世教度幾韓子原道原性諸篇其序鄭氏心學圖說則引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為主辯釋老而參以先儒之言非心悟理融洞見道妙者不能及此先父蔡庵先生嘗謂仲中持養純熟踐履篤實有伊洛諸儒氣象豈其有得於白雲許氏之所傳

國初文明之盛前代莫及若宋公景濂劉公伯溫蘇公平  
仲胡公仲申王公子克許公有仁高公季迪皆元末遺才  
其學最稱該博編摩著作直欲跨越董馬班揚左思范曄  
而下弗論也惜其詩詞頗染宋人氣習而不能純乎盛唐  
之音論者以為不古若也諸公既没作者輩出求其精著  
述之妙窮述作之工無愧於西京盛唐者猶未多也  
宋樂中閩人林鴻字子羽為膳部郎中以詩名嘗吟絕句  
數首作夢遊仙記言夢入武帝瑤華洞中與仙女賦詩倡  
和女云其詩每為其父錄入露光集中如一鳥鏡天淨萬  
潭花雨香等句尤見稱賞此事之妄不必深究但其中詩

如赤欄馬道掛雲煙夢入瑤華小洞天塵念一萌仙境  
桃花流水自年年等句誠為清新婉麗一時諸家有所不  
及近年晏鐸採

國朝諸公之作編為鳴盛詩選而以鴻作弁諸首其中去  
取雖或未悉當亦可謂之知詩者矣

近世鄭露註孫武子十三篇務推求本義不雜以已意故  
其言詳其事覈有功於兵家太原劉寅作六書直解証據  
經史辯析舛謬其論歷代兵制尤有的見讀之使人有封  
狼居胥意可謂深於兵法者矣蓋河東風氣剛勁而鍾於  
人者亦皆奇偉傑故其見於言論如

劉侍講宋論三卷議論精確文法嚴密反復曲折說盡事  
情但其搜英宗之小失而不察其賢哀光完之卑屈而不  
責其懦又謂南渡之後相雖有鼎浚將雖有韓世忠岳飛  
諸人止可以保固江左不可以恢復中原嗚呼使高宗苟  
能誓雪讐耻付托岳飛專意進取而不惑於姦擢則金虜  
不日遁矣又况韓劉二吳皆良將乎劉公言止可恃以支  
吾而不能制吳乞買牯罕之死命斯言恐未為得也又云  
子朱子非集濂洛諸儒之大成蓋集同時湖浙江西之大  
成今按邵庵虞氏因論周程張子之學繼之曰先元晦論  
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臨川吳氏論道統亦謂朱子集

周程之大成由是觀之則此說亦攷之不審矣其論  
洛黨相攻以為賢者自不相攻意亦未盡夫程氏蘇氏之  
學術言行其是非得失見於諸子之論辯詳矣後之君子  
欲求至當之歸以朱說為主而考其果孰為是果孰為非  
孰為得孰為失可也今乃惟知斥其不當分黨相攻以較  
其曲直是非而不顯著抑揚取舍於其中是使美玉珉珠  
混然無別而於真儒俗儒之學又孰知其所以然而決其  
何背也哉此外褒貶予奪無大遺  
嘗見宋史筆斷一書其論尤為詳悉觀者若能以史為案  
以此為斷并取羅氏遵堯錄李氏長編等書參攷而折衷

之則一代之治亂得失亦可見其大矣

長春真人語錄或問入道之要如何進修荅曰當務忠孝以報君親其末謂其弟子曰明日是先人忌日可辦供祀之具可見其平日孝親之實又言欲脩仙道先脩人道人道立而仙道成又謂學者不欺心不背理閑情念葆神氣惡衣惡食聽其自然庶合乎道又曰其師弟授以日記一帙令每日凡有舉念動心出言下筆應接人事皆書之其不敢書者即不敢為既為之即書之所謂人心即天心欺心即欺天故以天心標其帙云凡此數條皆推老以附儒雖先賢格言不過如此但未知其果能踐其言否而不自

欺也易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非勇於自者其孰能之昔金華許子有曰省編一帙凡晝之所為夜必書之及疾亟方始絕筆今劉氏道家者流宜其放縱於禮法之外乃能嚴於檢束如此可謂暗合道妙矣使其從事於吾儒之教其所就豈可量

胡推官朱子大全一序余近讀之覺得其中鋪叙不甚詳備脉理亦不通暢如曰聖賢之生豈偶然哉關教化之盛衰係吾道之否泰竊謂氣化盛則聖賢之生必得位以行道氣化衰則聖賢雖生居下位而道不得行所謂關氣化之盛衰者然也而又曰係吾道之否泰其意亦謂聖賢生



則道泰聖賢不生則道否語意重複而非文字之體矣既  
曰扶持名教而又曰振立綱常名教之與綱常亦有異乎  
六經之中精而性命道德之奧龐而名物度數之詳大而  
脩齊治平之具細而動定衣食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崇卑上下内外本末無一事之不該無一理之不具也今  
而曰觀其發明之旨則帝王之大經大法無所不具則是  
六經所載止是人君可得而用乎至於奏劄之類又皆子  
朱子平日事君治民見於行事之深切而著明者勉齋黃  
氏所謂立朝之言論叔縣之設施者此也綱目一書續春  
秋之筆判定千載之是非乃棄不言而曰述劄奏以啓人

臣愚義之心何其疎之甚歟又曰先生既沒道不傳  
沒書之幸存而名與之俱存言天地人物之理固不隨  
人而存沒也聖賢名窮天地亘古今而不磨者雖云待書  
而傳然其所以傳者是果待於書耶抑攷是書雖賴其重  
刊複文誤字間見層出不可殫舉亦由校正之人不知道

也

林泉隨筆終

林泉隨筆

春雨堂隨筆

雲間陸深

世傳花卉凡以海名者皆從海外來理或當然予家  
海上園亭中喜種雜花最佳者為海棠每欲取名花  
填小詞使童歌之有海紅花海榴花更欲采一種為  
四闕累年而不得辛丑南歸訪舊至南浦見堂下盆  
中有樹婆娑鬱茂問之曰此海桐花郎山礬也因憶  
山谷賦水仙花云山礬是弟梅是兄但白花耳却有  
歲寒之意

本朝畫手當以錢唐戴文進為第一

宣廟喜繪事御製天縱一時待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銳  
李在皆有名文進入京衆工妬之一日在仁智殿呈  
畫文進以得意之筆上進第一幅是秋江獨釣圖畫  
一紅袍人垂釣於水次畫家惟紅色最難著文進獨  
得古法入妙

宣廟閱之廷循從旁奏曰此畫甚好但恨鄙野爾  
宣廟扣之乃曰大紅是

朝廷品官服色却穿此去釣魚甚失大體

宣廟頷之遂揮去其餘幅不視故文進在京師頗窘迫  
宋王士元畫武王誓師獨夫崇飲圖識者以為精

入神與六經合孫四皓進之天子下圖畫院品第高  
文進妬之定為下品止賜三十縑古今忌才雖曲藝  
亦然可資浩歎文進名亦偶同

今世所用摺疊扇亦名聚頭扇吾鄉張東海先生以  
為貢於東夷末樂間始盛行於中國予見南宋以來  
詩詞咏聚扇者頗多予收得楊妹子所寫絹扇面摺  
痕尚存東坡謂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  
指許正今摺扇蓋自北宋已有之倭人亦製為泥金  
一面烏竹骨克貢出自東夷果然

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掃群穢

還過故鄉蕭清萬里總齊入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  
此司馬宣王過溫歌宜入詩準

北齊文宣天保七年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  
西九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九十二  
五所是役頗大明年又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  
而東至於烏紇九四萬餘里高洋備邊如此

長子羊頭山桓黍可以繫律河內葭葦灰可以布墼  
非其地則無驗今長子與河內地相連屬豈天地之  
氣鍾於此耶

邢子才有書甚多而不甚讎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  
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一遍焉能始復校此且謂  
書思之更是一適

元韶娶魏孝武帝后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  
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瑪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  
西域鬼作也鬼作卽世所謂鬼工

方言以十二生肖配十二辰為人命所屬莫知所起  
周宇文護母留齊貽書護曰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  
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當時已有此語北狄  
中每以十二生肖配年為號所謂狗兒年羊兒年者  
豈此皆胡語耶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  
慮慮而后能得此一條自具大學始終節目亦吾道  
異端之所以分也如告子之學可謂定矣而未能靜  
禪者之學可謂靜矣而未能安惟其未能安故資於  
神通惟其未能慮故失之誕謾豈能有所得耶  
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強者為刃要者為輔  
參之以縑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  
直中繩勾中鈎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  
妙此數言簡約未知誰所為可題為筆經  
唐代宗廣德二年七月以國用不及秋苗方青卽征

之號為青苗荆公青苗之法雖不同其為虛故一  
王忠肅公翱字九臯鹽山人為太宰時每呼二侍卽  
為崔家尹家至今相傳以公為朴直此字亦有所本  
蓋尊敬之詞漢稱天子曰官家石曼卿每呼韓魏公  
為韓家若今人則為輕鮮之詞矣

仲尼之門五尺童子蓋稱五霸古以二歲半為一尺  
言五尺是十二歲以上十五歲則稱六尺若曼嬰身  
不滿三尺是以律起尺矣周尺準今八寸二尺四五  
寸豈成形體當是極言其短耳曹交九尺四寸以長  
準今七尺五寸餘

枯松百年卽有白衣如粉本草謂之艾衲香吾鄉錢  
菴先生號艾衲蓋取諸此趙文敏公號松雪乃是一  
琴名若艾衲香亦可稱曰松雪

昔人云讀漢書要取堂扁合作者信難得宋呂文靖  
題鏡湖天花寺一絕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窻  
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閒能有幾人來予欲取  
愛閒二字署山居一軒

今世官司各有俚語以寓譏評如在京兵部四司曰  
武選武選多息多怨職方職方最窮最忙車駕車駕  
不上不下武庫武庫又閒又富聞他衙門中尚多

不得其詳此語蓋自宋以來卽有之元豐時有曰  
勲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  
識判硯兵職駕庫典了潑袴刑都比門總是冤魂工  
屯虞水白日見鬼紹興後時事不同又為之語曰吏  
勲封考三婆二嫂戶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淡  
喫齏麵兵職駕庫較薑呷醋刑都比門人肉餽飽工  
屯虞水生身餓鬼本 朝國子監自

祖宗以來例不刷卷故諺曰金祭酒銀典簿正德戊寅  
予自編修轉司業時適祭酒闕予得 旨遂署印稽  
考錢糧其實空虛典簿廳至起息揭債予問之前祭

酒石熊峯邦彥先生云自來如此余遂舉劾典簿王  
勤者黜之適送供堂皂隸銀數兩至色如黑銅予笑  
曰正好謂之銅司業聞者絕倒

世目簿行人為沒前程此語亦有所自柳子厚作非  
國語人以為子厚平生作文得國語最深因知其短  
長而持之故謂子厚為沒前程然則以夫子之道反  
害夫子從古已然可歎也

丘文莊公仲深濬近世最號博學強記洛陽劉少師  
希賢律嘗戲之曰丘先生是有一屋散錢却少一條  
索子文莊聞之曰劉先生有一屋索子却少散錢蓋

報之也吾聞崔同年子鍾銑云訥齋嘉話云貫如  
錢一是索子

武康石色黑而潤文如波浪人家園池疊假山以此  
為奇大至尋丈者絕少武康縣今屬湖州山溪間多  
產此石予行江南山中亦見此類有甚大者或云出  
海島中水洗而成文海舶取以壓風者往年入蜀自  
棧道過鳳縣嶺純是此石人家用作短牆有甚佳者  
摺皺成文而方整可坐其品格頗多惟疊雪者為甲  
橫文疊起如摺有黑白層疊相間者有白石作腰帶  
圍者曰玉帶流水其文皆堅麻衣如人衣麻之狀錦

犀紅黃色相間成文虎皮大文圓嵌作黃黑色麻皮  
如畫家麻皮皴海石蒼黑色面作礮頭紋鬼面石紋  
突出而猙獰有透漏如太湖石謂之湖石武康嘗欲  
聚而作譜恐未能悉其品也粗記如此

哥窯淺白斷紋號百圾碎宋時有童生一生二兄弟  
皆處州人主龍泉之琉田窯生二所陶青器純粹如  
美玉為世所貴卽官窯之類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  
哥窯

春雨堂隨筆終



